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石 語

(下)

葉昌熾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語

(下)

撰戲昌葉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語 石
三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撰 者 葉 昌 熾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殷雲全 殷秀山林東塘 秦泉聲董文淵）

發

翁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語石卷七

隋以前碑版有書人名可攷者。南朝以陶貞白爲第一。貝義淵次之。北朝以鄭道昭爲第一。趙文淵次之。其餘南之徐勉。北之蕭顯慶。王長儒。穆洛。梁恭之。皆入能品。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筆路藍縷。進於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刺犀兕。搏龍蛇。而游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噉名。稱右軍爲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僅執蘭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贊歎。非真知書者也。余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陶貞白書中之仙也。焦山瘞鶴銘。如天際真人。蟬蛻氛滓。句曲館壇碑。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皆不食人間煙火者。貝義淵學仙而未能狎舉者也。然亦冲和有道氣矣。其所書祇存蕭憺一碑。趙文淵有華嶽廟一碑。北史稱其有鍾王之則。竇泉述書賦云。文淵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今觀其書。雖險勁未脫北書。寧惡之習。視鄭道昭父子。譬之聖門。尙不在游夏之列。右總論南北朝書人一則。

唐初之歐虞褚薛。各擅勝場。難可軒輊。王知敬雖未能方駕。然其所書衛景武公碑及金剛經。皆爲世所膾炙。開天以後。李北海。顏平原。徐季海父子。柳誠懸。昆季。宋之蘇黃米蔡。元之趙文敏。皆書林中百世師。

也。古之論書者，見知見仁，各明一義。今之學書者，是則是倣，各專一家，豐干饒舌，徒爲駢拇指而已。不知有唐一代書學，如日中天。宋時士大夫，亦多能染翰，入龍宮而求寶藏，驪龍領下之珠，固爲至寶，不得謂珊瑚木難，卽匪我思存也。翁覃溪先生嘗選唐碑得三十四種，又續選得十六種，共合五十種。覃溪宗門老宿，自是正法眼藏，惟不喜北書，又惑於王侍書之說，以山陰爲海若，所選諸碑，一歸之二王法乳，是其蔽也。余頗有志書學，欲仿其例，先爲南北朝碑選。晉宋真書惟兩爨，齊陳無一刻，取拓跋宇文高三朝及蕭梁碑之精者爲第一選。隋碑上承六代，下啓三唐，唐初諸家精詣皆所自出，都元敬謂隋碑難得，嗜好垂三十年，僅得四碑，而其中皇甫君一碑，尙是唐刻。郭子函得常醜奴誌，陳叔毅孔子廟碑，自喜後來居上。今先後出土，余所藏卽不下數十通，皆前人所未見，擬簡其上駟爲第二選。以次及唐碑，卽以覃溪爲藍本，而略增損之，爲第三選。宋碑則博觀而慎擇之，百取其一，爲第四選。遼金並起朔方，而遼碑最少，其書苦無士氣，金則党懷英王庭筠之流，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次其碑爲第五選，以殿焉。元碑雖有佳者，不能出文敏之範圍，等之自檜以下，人海浮沈，未遑卒業，輟舉大凡，以當嚆矢。右總論唐書人一則。

褚河南書負盛名，其學出於史陵，見寶鼎述書賦，而世鮮知之矣。顏魯公之父名惟貞，嘗從舅氏殷仲容授筆法，以草隸擅名。今所傳蕭思亮墓誌，惟貞文而無書人名，楷法秀逸，疑卽惟貞所書。此魯公書學所由來也。右褚顏書所自出一則。

薛純陀天挺偉表。如太華三峰。壁立千仞。又如神龍攫拏。東見一鱗。西見一爪。砥柱銘有三門之險。久沒驚濤駭浪中。不可拓。辨法師碑。亦不傳世。所見者。惟分書祭比干文。又爲元人重刻。神氣全失。客曰。然則子何從知之。余曰。董道歐趙諸家。議論具在。取而繹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純陀之書。不啻憲憲然在吾目中。董氏廣川書跋曰。砥柱銘因山鑿鑿。就其窪平。不成行序。唐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又曰。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隱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勢。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書。皆碎雜叢疊。必按此序之。歐陽公跋辨法師碑曰。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關世無知者。余家集錄。可謂博矣。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唐初書家。無不從分隸出。泰岱鄒嶧摩厓。純陀之所自出也。宜其橫絕一時。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皆避席讓之。右薛純陀一則。

趙模。虞之宗子也。殷令名。歐之雁行也。魏栖梧。褚之虎賁也。趙之視虞。結構氣韻。升堂窺奧。而醖古之氣。則稍漓矣。此所以未達一間也。殷令名爲仲容之父。瓊琚玉佩。和鸞中節。但有規矩。而無翕闢操縱之妙。魏栖梧用筆過縱。英華盡洩。視聖教序。或庶幾去三龕遠矣。去孟法師更遠矣。三家書碑。今存者。趙模有高士廉塋兆記。殷令名有益州刺史裴鏡民碑。魏栖梧善才寺碑。已佚。臨川李氏有拓本。右趙模殷令名魏栖梧一則。

于立政。高正臣。亦皆褚之流亞也。立政。燕公于志甯之子。燕公陪葬乾陵神道碑。卽其所書也。小楷遒媚。其結體似虞。其運筆似褚。合觀亦頗似王知敬衛景武公碑。其所書。尙有崔敦禮令狐德棻兩碑。崔碑久佚。惟滂喜齋潘氏藏舊拓孤本。令狐德棻碑亦剝泐。僅存數百字而已。高正臣風骨凝重。精光內含。是善

學褚者。其書品在張琮樊興兩碑之上。今所存昭陵有杜君綽碑。吾鄉棲霞山有明徵君碑。王闕泉云。唐書宰相世系表。正

臣官襄州刺史。張懷瓘書云。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法。元宗甚愛其書。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削。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右于立政高正臣一則。

寶懷哲蘭陵公主碑。筆法在歐虞之間。亦唐碑之至佳者。其結體綿密。而氣則疏。其運筆嚴重。而神不滯。歐公化度寺銘。天然妍秀。不假修飾。此碑則稍露矜持之態耳。然視徐嶠之父子。已有仙凡之別。況寶泉以下乎。惜所傳僅此一碑。趙明誠金石錄有寶德元碑。子懷節書。當是其兄弟行。今亦佚矣。右寶懷哲一則。暢整書名不甚著。今所存亦祇清河公主一碑。然其書勁拔如張千鈞之弩。發滿而後發。上之雖未能抗薛純陀。下之可平視薛曜。據趙明誠所錄。尚有滁州刺史劉公碑。今不傳矣。鄭惠王石塔記。咸亨四年。但在長子縣。但云釋洪滿建。無書人名。按昭陵乙速孤神慶碑。即釋洪滿書。是亦緇流之能書者。然乙速碑娟秀似于立政。石塔記昂藏露骨。捫之字外有棱。與清河碑鏘鏘不爽。可決知其爲暢整書也。右暢整一則。

李孝同碑。今書人名已泐。尋德甫所記。則諸葛思楨書也。仙風道骨。不食人間煙火。思楨所書。尚有瑤臺寺碑。亦見金石錄。按照陵張阿難碑。瑤臺寺主僧普昌書。酷似虞永興。爲唐僧工書者第一。建寺之碑。不自下筆。而以屬思楨。則其工書可知矣。惜唐書無傳。據李孝同碑題銜。但知爲許州臨隸縣令。右諸葛思楨一則。

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言永興之不能有其子也。蘭臺之於率更。可謂能世其家學矣。然道因法

師碑戈戟森森鋒穎四出六朝醕古之氣澆漓盡矣蓋能得皇甫碑之險峻而無化度之淳蓄非善學率更者也余謂小歐但傳其父分隸法試取房彥謙宗聖觀兩碑證之道因之一波一磔肖乎惟肖惜無分書碑以證之右歐陽通一則

褚薛並稱薛稷非薛曜也稷書惟存昇仙太子碑陰數十字信行禪師碑惟道州何氏有孤本卽王孟津所題者也吳荷屋稱其用筆之妙雖青瑣瑤臺合意之作亦不是過若香山洞涅槃經雖相傳爲稷書要無碣證薛曜書尙有封祀壇銘及石淙夏秋兩序其書尙不逮暢整婉難兄矣觀石淙序其轉折之處運筆太重如黛榦霜皮礫硯多節又如側出之水竹箭奔騰至千里一曲之處忽搏而過顙不免捉衿肘見矣余謂必欲學曜書尙不如封祀壇銘不失河南三龕矩矱右薛稷薛曜一則

沮渠智烈西涼蒙遜之裔也趙德甫所收登封有少姨啓母二廟碑濟源有奉仙觀老君石象碑今惟存奉仙一刻清和條昶比之琴德愔愔昭陵尉遲阿史那兩碑偉麗極矣亦如七寶莊嚴光華奪目而風格稍靡矣白鶴觀碑有其適粹無其神韻歐虞諸碑漸歸漸滅褚登善王知敬亦非得精拓不可學惟此碑完好不損規矩方員之至臨池種子舍此其誰右沮渠智烈一則

王徵君臨終口授銘季弟紹宗甄錄寶臬述書賦云王祕監濩落風規雄壯氣力播清譽而祖述屢見賞於有德如曲圃鴻飛芳園桂植注云王紹宗琅邪人官至祕書少監張懷瓘書斷云紹宗字承烈父修禮

越王友道雲孫也。清鑒遠識。才高書古。徵君者。紹宗之兄元宗也。錢竹汀先生云。唐書儒學傳。元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紹宗長於書。當時以虞伯施比之。今觀此碑。楷法圓勁。而鋒穎不露。洵得永興三昧。余謂不獨紹宗能書。卽元宗所書華陽觀王先生碑。軒軒霞舉。軼氛壺而上征。亦書中逸品也。海內祇一本。舊爲孫退谷曹倦圃所藏。遞歸吾吳南有堂繆氏。藝海樓顧氏。最後歸槃溪管洵美丈。又自李香嚴廉訪歸費昶懷。垂拱以後。開元以前書家。沮渠二王。鼎足而三矣。右王元宗紹宗一則。

裴灌。宋儋。皆開元時能書者。裴書遜於竇懷哲。宋書優於徐季海。裴有少林寺碑。尙完好。宋有道安禪師碑。亦在少林寺前。明萬歷間。雷轟爲兩截。下截已漫漶無字。貴陽陳松珊前輩。從廠肆得一本。尙是未裂以前拓。多至數百字。精采弈弈。如霜隼秋高。搏扶搖而下。擊金石錄補。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尙不仕。呂總稱其書如暮春花發。夏柳枝低。蓋倣鍾繇而側戾放縱者。開元末。舉場中多師之。黃伯思亦病其側戾失天趣。余謂儋書純用側筆。誠非正宗。然筆法的真。從根法師碑出。徐季海書。肉餘於骨。儋書骨餘於肉。二者不可得兼。甯舍彼而取此也。趙明誠所收。尙有珪禪師碑。開元二十三年裴灌書。尙有上黨宮述聖頌。開元二十一年今皆不傳矣。灌。炎之子。封正平縣子。新舊史皆有傳。王山史稱灌書。得褚河南之勁俊。而無窅啖春林之致。不知河南書筆筆凌空。所謂導之則泉流。頓之則山立。灌書轉折處雖着力。譬如解牛。刃稍頓矣。非褚公之苗裔也。右裴灌宋儋一則。

鍾紹京與薛少保齊名。開元初書家第一。宋時尙存靜法師方墳碑。

長安元年。

襄州徧學寺碑。

開元二年。

楊歷碑。

十九年。

愛州刺史徐元貴碑。阿彌陀佛讚。

皆開元二十年。

見趙德甫金石錄。今漸滅盡矣。前明收藏家。卽未開著錄。

則亡來已久。自來書家之不幸。未有如紹京者也。蓋南渡後。講學家高自標置。以書爲游藝。必以人重。故顏魯公書。傳世最多。柳誠懸亦以心正則筆正一語。爲世所稱道。而咸知愛護之。殆以紹京附麗椒房。父事閹豎。而鄙之歟。惟昇仙太子碑陰。尙與薛少保各存遺跡數十字。不啻虬鱗片甲。丹鳳一毛。右鍾紹京一則。

唐太宗喜右軍書。然懷仁大雅皆集字。隆闡法師碑。亦祇具優孟衣冠而已。蓋此體不宜於碑版。惟開元

中。蕭誠書碑。純用鐵門限家法。東武趙氏所錄。尙有六碑。

開元二十年。

南嶽眞君碑。

二十七年。

李適之清德頌。

又襄州牧獨孤冊遺愛頌。亦天寶中立。

今惟存玉眞公主靈壇祥應記。在濟源縣。

天寶二年。

石本亦不易得。蔚若前輩。贈余一舊拓。

望之神光離合。如傾城獨立。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其風格遒上。雖彈丸脫手。絕無譁囂氣。書品超出懷惔之上。開元以後。學王書者。當推誠爲第一。嵩室僧勤行次之。勤行所書靈運禪師功德銘。得王之骨。誠得其神。固宜尙之。誠官至司勳員外郎。見新書宰相世系表。玉眞碑。中州金石記著錄。誤爲道士元丹邱書。不知丹邱乃建碑人。非書碑人也。孫氏訪碑錄沿其誤。吳荷屋又分爲兩碑。皆舛。右蕭誠一則。呂向文選注。五臣之一也。唐書有傳。昔人稱其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綿書。

見石墨鐫華。

趙氏錄

述聖頌及法現禪師碑

天寶元年

今惟述聖頌存耳。其書從褚河南出。而神味不足。尙未能到樊興碑。段青雲

寶居士神道。庶幾伯仲之間。按唐書趙冬曦傳。冬曦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廩

業。入集賢院修撰。是時翰林供奉呂向爲校理。踰年並爲直學士。趙明誠金石錄。收趙冬曦碑最多。與鍾

紹京蕭誠埒。可知爲當時書手。今賀知章書尙存龍瑞宮記。孫季良卽孫翌。以字行。所撰有高延福郭思

訓兩誌。無書人。蓋撰書一手也。咸廩

碑無樂字。史異。

撰華嶽精享昭應碑。

劉升分書。

亦尙存。惟冬曦所書無片石。亦

可謂不幸矣。右呂尚一則。

張長史以草書稱聖。而真書特少。所傳惟郎官石柱記。真本亦不可得見。見戲鴻堂本。如見虎賁耳。

右張

旭一則。

巴州嚴武摩崖。共五通。九日南山詩。杜甫書也。筆法雖清雋。而不免寒瘦。有飯顆山頭氣象。

此刻或是宋時好事者依託。

救苦觀音讚。韓濟文。其書亦稍弱。其餘三刻。一爲佛龕記。一爲龍日寺西龕石壁詩。一爲廣福寺楠木歌。

皆不署書人。雄偉俊邁。非幕府所能代作也。杜子美嘗戲武云。嚴挺之迺有此兒。其氣概不羣。可想。今觀

其書。真氣鬱蟠。如龍象蹴踏。全以神運。每一披覽。如見曹孟德橫槊臨江。石季龍長嘯上東門時。視鄭文

公碑。僅隔一間。視王遠石門銘。則幾幾並轡而馳矣。有唐三百年書法。空前絕後。自成一家。殆由天授。非

人力也。右嚴武一則。

張少悌書李光弼神道碑。又書馬璘碑。兩人皆靈武勛臣。其書爲時所重如此。今璘碑已亡。臨淮碑亦泐。趙明誠又錄其王四娘塔銘一通。亦未見傳本。惟西安崇聖寺有少悌書尊勝幢八面。一字不損。行書流媚。清勁有法。可比褚河南枯樹賦哀冊文。右張少悌一則。

寶泉述書賦。有版書人田穎。其書明以前無著錄。乾隆中新出劉元尚張希古兩誌。

皆天寶中刻。

皆署曰雁門

田穎書。又有張元忠妻令狐氏墓誌。無書人。古誌石華云。驗其筆跡。與張希古誌絕似。亦田穎書也。元忠食邑雁門。希古食邑馬邑。皆在今山西大同府。穎籍其地。故爲書誌。二張蓋族也。按述書賦注云。穎長安人。二張令狐三誌。皆出關中。古人名氏之上。皆署郡望。如蘇子瞻爲眉山人。而自署。輒曰趙郡是也。穎雖自署曰雁門。未必家於大同。寶泉頗不滿其書。至詆之曰。志凡識滯。三誌拓本。余先後收得之。觀其使筆。誠不能雅馴。然尙高蘇靈芝一等。譬如風檣直駛。至波心激湍處。尙能絕流徑渡。又如策駿馬。騁交衢。聲控縱送。如組如舞。亦不至有銜檣之變。市流得此。足千古矣。右田穎一則。

李北海碑版照四裔。自云學我者死。然陳懷志北嶽府君碑。陸長源靈泉寺元林禪師碑。李紳龍宮寺碑。卽皆得其一體。靈泉龍宮兩碑無書人。攷長源所撰景昭法師碑。寶泉書也。會善寺戒壇記。陸郢書也。惟靈泉寺書人獨缺。殆卽出於撰人矣。華岳廟七星巖。皆有李紳題名。以筆迹參校。與龍宮寺碑亦合。陳碑遒健得其骨。陸碑排募得其貌。李紳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兼得其神與氣。其最優乎。此三碑異流同源。

皆爲北海之津逮。靈泉其門庭也。北岳則登其堂。若能探龍宮之寶藏。則幾幾入其室。靈巖麓山端溪諸碑。一以貫之矣。翁覃溪唐碑選。但收陳懷志一刻。猶非會通之學。右陳懷志陸長源李紳一則。

顏魯公同時得筆法者。有二家。曰韋縱。曰胡証。金石錄縱書有二。一爲鹽池靈慶公神祠碑。一爲同州刺

史崔淙遺愛碑。胡証碑多至七通。

貞元二年。夏縣令韋公遺愛頌。十二年。忠武公將佐略。十七年。石井欄後記。元和七年。烏承玘碑。八年。尙書省石幢記。田安正家廟碑。長慶三年。少府監胡

碑皆八分書也。今惟存鹽池碑。其餘皆不傳於世。而縱所書。別有追樹晉司空王公碑。証別有狄梁公祠

記。皆趙德甫所未收。狄祠記正書尤難得。韋縱書用撥鐙法。蛟螭鬱律。得魯公之筋骨。証書則渾雄之中。

不露圭角。幾幾青出於藍矣。証字啓中。河東人。兩唐書皆有傳。縱雖無傳。尋宰相世系表。出鼓城房。官至

左金吾衛兵曹參軍。鹽池碑署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其所歷官也。前於証有胡霈然。善分行書。趙氏亦

著錄數碑。今皆佚。攷石墨鐫華云。開元天寶間。與蘇靈芝齊名。則其書可知矣。右韋縱胡証一則。

竇臬作述書賦。至七千餘言。其於書學。可謂三折肱矣。惜唐書無傳。但知其字曰靈長。其所書景昭法師

碑。陸長源文舉其官曰。浙江東西節度支度判官。檢校尙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而始末則無攷矣。書法

謹嚴。神觀蘊藉。對之躁釋於平。蒼潤軒帖跋。稱其書在唐人中。別有風韻。比之瘞鶴銘。余謂臬書誠於道

門爲近。然鶴銘如飛仙劍俠。神妙不可思議。若臬則趨向雖高。未登絕頂。蓋天資限之耳。故靜若處女。猶

未能動如脫兔。右竇臬一則。

王縉書在唐賢中。靡然降格矣。然尙高吳通微蘇靈芝一等。今以其所書王忠嗣碑證之。同時石刻。蓋在荀望侯冕之間。荀望永泰寺碑。雖華腴害骨。而神韻不匱。侯冕王履清碑。則三分乳七分水矣。宋初院體。若孫崇望裴麗澤輩。無不自縉出。蓋其書豐贍華美。可爲太平潤色。然無可訾。亦無可譽。特書中之鄉愿耳。又如石中之砒砒。雖溫潤無瑕。終不能名之爲玉也。右王縉一則。

常山有李寶臣二碑。其一裂其半。書人缺其一穹窿高峙。字徑二寸。王士則所書也。士則爲武俊之子。其先契丹奴。皆部落人。武俊出燕驕將。安史遺孽。而其子迺工於染翰。不可謂非犁牛駢角。然書筆縱橫跳盪。使筆如劍劍氣出。猶有健兒身手。其魄力雄。故媚而不失之纖。其氣機橫。故熟而不流於滑。趙德甫又錄其尊勝石幢銘。天寶八年。今未見。右王士則一則。

鄭雲達。兩唐書有傳。歷官右金吾衛大將軍。改京兆尹。今攷李廣業碑。其署銜爲行尙書刑部侍郎。原武縣開國男。則史所未詳也。李碑撰書姓名已闕。以次行爲袁滋篆額。題銜文中。有雲達云云。故知撰書皆出雲達手。其所書尙有鄭叔敖德政碑。參校書體。亦昭合。但鄭碑漫漶。李碑上截尙完好。沈雄激宕。趙子函稱是徐浩敵手。余謂直在徐浩之上。李邕之下。右鄭雲達一則。

覃溪極稱陳諫南海神廟碑。列之唐碑選。余得一舊拓本。審之。未能副其實。覃溪非督於鑒別者。此碑但有間架。精氣索然。頗疑爲後人摹刻。覃溪所見。或其真本耳。萃編著錄。亦據一裝本。嘉道時。海舶未通。此碑遠在南海之濱。拓本不易得。諫。新唐

書附王伾傳。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南海廟碑。卽書於貶循州時也。金石錄。此碑之後。卽次以昭義節度使辛祕碑。亦諫書。今佚。右陳諫一則。

大歷以後。張從申書名藉甚。每書碑。李陽冰多爲篆額。時人稱爲二絕。趙明誠錄其碑。不下十通。今惟吳季子廟碑存耳。白下有福興寺碑。見於復齋碑錄。而趙未收。余兼得兩碑拓本。福興寺碑雖泐損。而氣勢磅礴。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李北海後一人而已。歐陽公顧獨不喜其書。但收元靜先生一碑。猶曰以名取之。龍興寺慎律師碑。但取李少溫碑額。而棄從申書不錄。拒之可謂嚴矣。竊所未喻。豈宋中葉唐初精碑尙多存者。觀於海者。難爲水歟。抑昌歟羊棗。嗜好有不同歟。右張從申一則。

寶易直相穆敬兩朝。趙明誠所錄。有烏重嗣寶叔向兩碑。今惟叔向碑尙在。偃師學。僅半截。其字體本纖瘦。加以剝損。望之如遠樹籠煙。名花隔霧。綽約之態如見。其題銜稱第十一姪。尙書右司員外郎。則書此碑尙未入相。非以其名位爲重也。覃溪選晚唐碑極嚴。此碑獨登上選。又跋寶鞏殘刻。謂鞏書兼有歐虞褚薛之長。按鞏卽叔向之少子。鞏之弟。其所書有心經及幡竿石銘。見寶刻類編。鞏有宿惠山寺詩。蓋寶氏一門羣從皆工書。同時鄭餘慶亦良相。所書有武就賈耽孔述睿諸碑。今無一存者。可慨也。右寶易直一則。

附寶鞏鄭餘慶。

張誼。不知何許人也。姜嫄公劉新廟碑。自署曰節度巡官。試大理評事。又書汾陽家廟碑。樗里子墓碣。見

金石錄。顏平原亦有郭氏家廟碑。今尙存。以汾陽之勳烈。魯公之大節。而誼鼎足其間。其書爲世重可知。余甫得姜嫄廟碑。愛其婉麗。摩挲不忍釋。及對臨一本。始知其佳處。正在一覽中。若咀嚼之。則無餘味矣。唐初書家。一波一磔。各有典型。殘膏賸馥。研之愈出。此其所以不可及也。右張誼一則。

劉夢得。柳子厚。皆工書。爲詩名所掩耳。柳碑無一存。萍鄉楊岐山。有乘廣法師碑。劉賓客書也。頗不易得。余初從廠肆。得一舊拓本。後文道希復。貽一新拓。氈蠟極精。其書氣清而味腴。態婉而體勁。筆法頗似資叔向碑。而縝密過之。金石錄所收。有何文愬碑。令狐公先廟碑。丞相崔羣碑。宣州觀察使王質碑。共四刻。至山南西道驛路記。及崔陞碑。皆劉文而柳誠懸書之。並不傳矣。右柳宗元劉禹錫一則。

沈傳師碑。見於宋賢著錄者多矣。羅池廟黃陵廟兩碑。尤膾炙人口。然皆不傳。惟羅池碑尙有孤本。自何公邁。馮己蒼。葉林宗。遞傳至何道州。余未得見。僅以諸家跋語徵之。王孟津稱其合永興。率更柳誠懸爲一家。覃溪亦云。貞元末書派。以歐合柳者有之。以虞合柳者罕矣。可以略得其梗概。右沈傳師一則。

趙德甫錄裴休兩碑。韋翊誌已佚。圭峰和尚碑尙存。其書逾緊而無蘊藉。學之易滋流弊。細參之。其運筆之操縱。結體之疏密。與誠懸所合無間。大達法師裴撰文而柳書之。此碑則柳題額而裴書之。兩碑微言與義。非精於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於一手。竊訝裴之書。又何以神似柳。旣而豁然悟曰。此碑亦裴撰而柳書。特書丹時。并題裴款耳。此言雖刼。自謂不爲古人所欺。右裴休一則。